

口述 儿时的年味儿

过年听说书



临清市金郝庄镇民间艺人甄荣海在表演传统木板大鼓小段《四季花开》(资料图)

□ 刘旭东

今年2月15日,正月初六,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过年直播节目里,有一段在餐桌边表演山东快书的视频,那是山东快书代表性传承人阴军老师在临清东苑园的现场表演:“正月里,会客拜年得上座,俺一家人其乐融

融笑呵呵。各样的食品都摆上,这一桌饭菜有特色……”这段快书作为节目的压轴戏为全国观众送上新春祝福,引起我对小时候过年的诸多回忆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除了贴春联、包饺子、点爆竹、舞龙灯、串亲戚、看大戏和赏杂技之外,在我的家乡临清市金郝庄镇,还时兴一种特殊的娱乐形

时期,所以非常受群众欢迎,赶庙会的人络绎不绝。

庙会一直在老庙遗址旁边的空地上举行,这样既方便群众祈福,又有大片的空地方安置众多商贩。群众来游玩时,进出也非常便利。偌大的场地上到处都是商户临时搭建的芦苇棚或者布棚,有一些地方还用破旧的渔网围起来,需要买票才能进去玩。赶庙会与赶年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,到处都是人和卖生活用品的小商小贩。不过它们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:赶年集是以买过年吃的用的东西为主,兼顾着玩;赶庙会则是以玩乐为主,买东西倒为其次了。

到了举办庙会的那一天,小伙伴们都会早早地集合起来,成群结队地出发。十多里的路途,在打打闹闹、说说笑笑中很轻松地就走完了。离庙会还有段距离就能看到搭建起的芦苇棚,甚至还能闻到包子的香味。有家包子铺,年年都来庙会上做生意,卖的合手包很受欢迎,经常有人排长队购买。我不喜欢吃包子,不过看着包子师傅吆喝时夸张的表情和人们吃包子的劲头,我相信那包子一定很好吃。

乡土把戏、各种杂耍是小孩子们的至爱,哪里好玩就去哪里玩,哪里人多就往哪里挤,浑然不觉得累。我们要把过年时没有玩够、没有吃好而留

的长篇大书。式——听说书。说书,所需演员少,道具简单,甚至不需要舞台,所以到处可见。就是这简单的曲艺形式,为儿时的我增添了许多乐趣。

说书大都集中在年后到元宵节前这段时间里,也没有什么舞台。一片空地上、一所场院里、一个大院内,甚至麦田里,人们围在一起便是舞台。艺人站在高处,大喇叭一支,甚至没有扩音设备,一张桌子、一面羊皮鼓、一副紫榆板或一副鸳鸯板,外加一面折扇,表演就开始了。年前年后,当地、外地的老艺人们,负鼓携琴,赶集上店,呼男唤女,敲鼓击板,拉弦弹琴,嗓子一亮就开场,不用拉幕,也永不落幕。

金郝庄镇位于临清、高唐、夏津三县市交界处,曲艺资源丰富。我从小喜欢听说书,尽管有的不是太懂,但爱看艺人们那绘声绘色的表演、一人多角的变换,觉得非常有趣。我听过张振武的木板大鼓、侯延贞的评书、李春岭的西河大鼓、张书超的山东快书和快板书。因为是过年期间,说书的内容大都是些喜庆、幽默风趣和孝顺爹娘劝人向善的段子。有《四季花开》《小拜年》《劝世文》《偷年糕》《酒迷戒酒》等传统段子,有艺人们通过口传心授的小段,还有他们自己根据《七侠五义》《包公案》等自创的段子及根据当时流行的长篇小说《平原枪声》等改编

的长篇大书。

爷爷经常带我去听说书,记得那时只需花一两毛钱就能买到票。进场落座后(有时是自带座位),爷爷就给我买一两毛钱的糖块、瓜子等,一边听书一边吃。爷爷知道不少民间故事,听到精彩处,他会高声喝彩,或使劲鼓掌,这在那时是比较少见的举动,常常引得一些人回头看他。爷爷便微微低了头,很抱歉的样子。有一次爷爷听着一段木板大鼓,竟然偷偷擦起泪来。我不知是为什么,心想或许他想起了早就去世的我奶奶吧?我问他:“爷爷,你哭了?”爷爷发觉到了自己的失态,捏捏我的手,轻轻说了句:“快听说书。”

儿时听说书,在集上听的时候多,有时也会晚上去邻村听。那时生活拮据,连手电筒也没有,摸黑去摸黑回,一路上议论着下一回人物的命运,猜测着故事的发展。有时天还冷,书场上,人们挤在一起,开场前乱哄哄的说话声,掺杂着艺人暖场前的敲鼓声,很是热闹,让人感觉心里暖暖的。

长大以后,特别是近十几年,我学会了编写曲艺段子。我写的段子多次上过市里、省里和国家级的舞台,这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欣慰。我想,这与我儿时就爱听说书很有一些联系吧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下的遗憾,在庙会上好好地弥补一下。对于来自各地的小吃,我们都要凑钱买来尝一尝,一人一口,其乐融融。

再好吃的东西也抵不过玩的诱惑,套圈就是我们最喜欢的项目之一。精明的摊主用竹条做成一个个小圈,然后在地上摆一些针头线脑不值钱的小东西,以5分钱一个竹圈的价格,吸引我们买圈套东西。被风吹得脸色通红的摊主,为了掏空我们那可伶的口袋,推出买十送一的优惠政策,很快就让我们连午饭钱也掏了出来。我们拿着竹圈,紧张得手直发抖。越想套中物品,越套不中,最后恼得直打手。记得有一次,我套中了一个酒盅,送给了爷爷,他用了许多年。除了套圈,还有一种类似老人说的“西洋片”的东西也很受欢迎。这物件其实是在一个木头箱子里放个手电筒,前面放上几张可以循环转动的胶片,我们可以把头伸进箱子里去观看。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海洋里有那么大的鱼,森林里有那么多的动物。

有一年庙会上来了一个马戏团。他们用高高的笼子拉来了嘴里不停咀嚼的骆驼、憨态可掬的黑熊、不断伸手要东西吃的猴子,吸引很多村民前来观看,几乎把围起来的布幔都挤破了。我们没有钱买票,只能透过缝隙偷偷地往里看。当我看到驯兽员把手

直接放到黑熊嘴里时,心都提了起来,赶紧把眼闭上了。心想黑熊万一咬他,岂不把他手咬断了?等再睁开眼时,我看到驯兽员正抚摸黑熊的皮毛呢。驯兽员没事,可我身边的小伙伴却不小心跌了一跤,把头摔破了,鲜血直流。他的家长把他抱起来,快步跑到庙前的香炉前,抓了一把香灰就捂在伤口上,很快便不流血了,小伙伴又活蹦乱跳地玩去了。正在烧香的群众都说香灰是好东西,不会让孩子留下伤疤。

如今,我离开家乡已经多年,没有时间去赶庙会了。不过听老家的人说,那个庙会的规模越办越大,里面的游乐项目更加丰富多彩了。可我身在远方,无法亲身体会,只能从记忆里去回味那难忘的庙会乐趣。

(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,仅用其音)

儿时赶庙会

□ 刘晓东

离我老家十多里地的在平区韩屯镇罗屯村,曾经有过一座很出名的庙。从我记事起,那里每年都会举办庙会。

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,没有什么休闲娱乐的好去处,于是赶庙会,就成了大人孩子外出游玩的第一选择。庙会在正月底举办,二月初结束,正处于春节过去、农忙之前的空闲

